

高润光 著

JINGNÜQISHU

静女其姝

山东文艺出版社



静女其姝

高润光 著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龙口市印刷总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9印张 219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5329—0627—2

I·555 定价：4.6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情调高雅、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作品通过报社女记者白玫与墨盘发明家彦清悲欢离合的曲折爱情经历，追溯了“文革”时期发生在阜东大学校园里的风风雨雨，再现了那一特殊历史时期各色人物的心态和表现，形象生动地描绘了青年知识分子在逆境中坚持正义、勇于斗争、顽强拼搏的进取精神，以及他们对事业、爱情和生活的美好追求。

作品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文笔优美，不仅可以给人以美的陶冶，同时也给人以奋发向上的力量。

以最深的敬意

献给有志于求索的青年朋友

没等上五分钟，彦清就接了电话。

“是的，我是彦清。”

那声音仿佛撞击一下就会弹出来似的，白玫不禁笑了。

老实说，这位彦清在她眼里宛如一幅迷人的画。

“噢，是白玫吧？你笑什么？”

彦清的声音变得庄重起来。白玫极喜欢他这种声音以及心情的变化，就如同一首歌曲从长音变为短调一般。

“对不起，是我，打搅你了。”

声音那么轻柔。彦清神经质地笑着，一点声音也没有。

“有什么事吗？请讲。”

白玫语塞了。她把话筒贴在耳朵上，张望着采访部的窗口。一只鸟小巧黑色的身影，消失在盛夏的天空中。

“与你交往下去，需要有特殊的神经。”

彦清的话似乎有道理，她暗自思忖。在她和彦清的交往中，他总是指责她这一点。

用人世间所有的常识去衡量，彦清也不尽合理。

与他相识不久，白玫便感到十分疲劳。“你的神经是否错了位？”

无论工作、学习，还是闲聊，都是一本正经，注意平衡的白玫，实在不习惯彦清的这种习惯。但她也不得不承认，正是他的这种性格深深地吸引着她。

“真是怪事啊！”彦清自己也这样想。真是令人不感相信，然而又是事实——他竟然不知道白玫的真实年龄。不仅如此，甚至连她结婚没有也不清楚。

在几次交往中，他知道白玫不喜欢谈自己的私生活，所以他便什么也不问。白玫也不主动去说。

也许可以说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尚未达到能毫不犹豫地谈论此类事的程度吧！

短暂的沉默过去，电话里传来彦清那爽朗的声音：

“喂，白玫，我正等着你呢！”

白玫咯咯地笑了。

“啊，对不起，我想好了，偶然的事发生多次，感到十分奇怪。你能否抽点时间来跟我详细谈谈？昨天下午收到了你的来信，晚上我一直想着这件事呢！”

彦清好似在沉思，不作答。

白玫屏息静听，电话里传来轻轻的音乐声。她无端地伤感起来。

这是一个多月以前的事：团市委王书记建议记者白玫去采访一下年轻的星盘发明家彦清。

夜里，她做了一个梦，一个星光闪烁的梦。

清晨，她沿着人行道静静地经过南山公园，朝着一条通向上面山峰的小路走去。

她那双秀眼凝神望着远处，好象时刻都在盼着能从这单调的山道中寻出一点变化来似的，然而这种变化却似乎很难发生。后来，她终于见到一个扶着自行车的人从山上下来。

“同志，去天文台是走这条路吧？”

“不错，一直走。”

“很远吗？”

“不算远，用不了抽一支烟的功夫，你就可以走到潮边，天

文台的房子离那儿很近。”

那人往山下走了，白玫加快了脚步。一刻钟之后，那条道转上一片长着茂密黑松的山坡。

从树梢望过去，展现出一片宽阔的阳光普照的美景。那平静的深蓝色的湖就在下面。湖的四周差不多全被翠绿明媚的树林环绕着，只有一处树林分开了，呈现出一片深邃的景色，伸展到远远的青山边际。

对面看过去，在树林的青翠当中，点缀着一片白色，宛如风吹的积雪一般。这是一片正在开花的果树。再过去，在湖边的高岸上，耸峙着天文台的房屋，白墙红瓦，闪着光辉。烟囱上有一只白鹤般的鸟，嘴长而直，羽毛是白色的。它望见来者，腾地飞起，在水上徐徐盘旋，仿佛在向谁报告守候后的信息。

啊，山盟湖，微风不起，波浪不惊，在一圈儿山脊的举托下，犹自沉沉地睡着，安静而和平，庄严而神秘。湖的四面是高山峰峦，微微前倾，似一群仙女围坐天池边。

这时，象是到了旅途的终点，白玫轻松地叹了一口气，掏出手绢擦汗，也擦去奔忙的疲劳。

哦，真是水静山幽的好地方啊！

几只燕子，斜斜地飞过，姿态优雅极了。

她心情愉快地抬起眼来眺望着爽朗的群山。那微带深蓝色调的青翠的山影，耸立在碧空之下，使人感觉到一片充满了生命的世界。她深深吸了一口突然变得清新馥郁的湿润空气，好似有一股清泉洗净了身心。随后她又突然向前走了。

明亮的天空宁静安祥，袅袅白云，清晰可见。

这时，一个身材瘦高、身穿棕黄色外衣的男人，迎着白玫走来……他三十五、六岁的样子，四方的脸庞泛着健朗的光，浓密的头发似松针般直挺着。他的身体虽算不上魁梧，但有农民的质朴和战士的强健。而给白玫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两道浓得出奇的眉

毛、深沉而含蓄的眼神。他就是白玫要采访的对象——星盘发明家彦清。

白玫冷静地迎着他的目光。彦清在差不多走近她时，忽然站定了。

两人象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似地互相打量着，愣住了。仿佛电影中的定格。

“如果我猜的不错，您就是……”彦清终于打破了难耐的沉默。

“我是白玫，来访彦清。”她开口说话了，从从容容，出奇的冷静。那神态，仿佛她是主宰一切的女神，她需要你的只是服从。“您不会忘记吧，在‘青年自学成才事迹报告会’上，我们曾见过面。昨天去团市委……王书记满怀深情地谈起了您……所以，我便来了。”

彦清摸了一下后脑勺，白玫那清柔的声音，象村笛样轻细而悦耳的声音使他安心了。

这个白玫，削肩细腰，长挑身材，穿一件无袖的夏装，纤细的胳膊闪着白皙的亮光。她右手提着一个黑提包，左肩挎着照相机。彦清那明亮的目光注视着她洒脱俏丽的黑发，洁白细腻的颈项，圆润微斜的肩膀，婀娜优美的体态，娇柔、平滑的胸脯……

“怎么？不欢迎吗？”白玫见他在打量着自己，含蓄地笑笑，歪着头问他。

“你是白玫……我知道你今天要来……”他想到王书记在电话上叮嘱过他的话，竭力显出礼貌。“我是彦清。”他眼里流露出诚实而欢悦的神情，“您好象比以前更漂亮了。”

白玫略显惊诧地扬起眉毛，迅速地打量了彦清一眼。记忆的闪光灯时明时暗。

“啊！是吗？”她柔和地说，用微笑来掩饰内心的不宁。

大地借助于绿色，显出它的殷勤好客。眼前是光明，是自由

的空气，是充满丰富生命的草木。还有那悦耳的鸟声，水声，风声，树声。白玫体味到大自然的馈赠，体味到自由想象的无比欢悦。

“这地方的气味真香。”她轻声地说，话音里有一种奇异的愉快的腔调。

“在我的家乡，大家的心里想着的是一头强壮的牛，必须有它那种力量才能生活好。此地呢，是精神，是缥缈的带诗意的思想。不过，问题不在于什么地方，而是和什么人在一起。”

这话听来单纯又爽快，是随口流露出感情的声音。

白玫微微一笑，感觉到一种惬意平静的心境。她觉得世界一下子变得温馨、恬静，而又充满韵味。可以想象出，种种美好的回忆和憧憬已经在她的心底浮出，并且从她似动非动的嘴角漾出来……

两人在一片轻柔的寂静中向前走着，没有遇到一个人影。白玫加快了脚步，好象不喜欢这种清寂。

“你在这里不感到寂寞么？”声音是那么明澈、清亮，但整个神情是温雅隽永的。

大自然平静而和谐，令人忘却生活之忧，生活在由于众多的偏见而导致的繁杂的圈子中，心灵难免受到不断地骚扰。然而过独居生活的人可以摆脱来自外界的某些烦恼，恢复他自身的感情。彦清本是一个热忱豪爽的人，他具有随遇而安的本性。就目前来说，他喜欢的是原始的宁静，是人与大自然浑然无间的和谐感。懂得生活的秘密在于懂得寂寞。

“是的，自立欲极强的人，常常是寂寞的人。”她说，“寂寞倒是创造性劳动的一种适宜的气氛。”

“人家说我：‘年年岁岁星相似，岁岁年年空望星’……”他稳步走着，带着质朴纯真的微笑和深沉有力的庄严。那睿智明锐的双眸显示着内心不可动摇的追求和信念。

他神秘，疏离，象高山巅上的一座庙宇；他孤独却浑身蕴含着雄健的力量，象冰雪覆盖的沙漠上一峰离群的骆驼。白玫任想象自由自在的驰骋，心里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快慰。

两人走到一片广阔空旷的地方，两边是天文台的房子，后面是家属的住宅。正在空地上晾晒衣服的家属们，似乎因为白玫的到来而顿时变得活跃起来。她们一面喜气洋洋地跟彦清打着招呼，一面又喜出望外地打量着白玫。

白玫没有说话，一幅可爱而清秀的面庞，始终保持着娴静的微笑。

“这地方真幽静啊！”随着彦清走进一条高而凉爽的走廊，白玫不由轻柔地说道。

彦清的脸上现出了惬意的神色。他的屋子掩映在绿树红花之中，显得幽深、静谧。

这是一个舒适而清静的住处。白玫走进来的时候，一阵微风将一股芬芳之气迎面吹了过来。

窗户上遮掩着浓密的绿叶，使室内映着绿色的光晕，从高而敞开的折叠门望出去，可以看到外面的花园。圆形的花坛和一行挺立的冬青，中间夹着一条直而宽的石子铺成的甬道。顺着甬道望过去，便可以望到湖上，还可以望见对岸长着的树林。

她上下右左巡视着，对整个小屋充满新奇。

墙壁的一面摆着书架，书架上放着一只展翅飞翔的雄鹰标本。白玫观望着，心中体验着一种奇异的感情。其余几面墙壁上挂着一些人物和风景画，一张铺着绿色台布的桌子上放着掀开的书和报刊。旁边放有一大叠稿纸。桌子右侧的三角架上有云石花盆，里面栽着一棵嫩绿的玫瑰。白玫体味着花儿这种沉静的柔情，嘴角上挂上了一丝微笑。

“就你一个人住？”声音委婉、清亮，脸上带着显然觉得有趣的表情。

“你看呢？”他反问道。

白玫垂下眉毛，沉默片刻之后，她细长的眉毛微微向上一扬，答非所问地说道：

“花对心田是有益的……”

少女时代，她只喜欢含羞草，手指轻轻触摸一下，叶片便卷曲起来，逗得她抿嘴微笑。直到现在，她都不曾忘却含羞草带给她的乐趣。眼前呢，这位大名鼎鼎的星盘发明家，感人至深之处是他对一朵玫瑰花的忠贞。这棵玫瑰花可能犹如一盏明灯在他心中发光，甚至映照他进入梦乡……她猜想着，坐了下来，神情似乎有点依依。

彦清目光敏捷，脸上焕发出一种奇特的表情。

“玫瑰花是美的，更美的是它可以散放出香味。不过，玫瑰的花香只能使人高兴一时，而玫瑰的芒刺却可以扎得人疼痛良久。千万次欢乐中一次不快，对幸运者来说，犹如百花丛中的一根芒刺。而不幸者则相反，百般苦难中的一次欢乐，犹如芒刺丛中的一朵鲜花，这样的欢乐使他感受更深。”

白玫沉静地倾听着，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侧影。他显得沉着镇静，但这种镇静与其说是他心灵的正常反映，毋宁说是他心灵深处对面部表情的控制。

白玫笑了笑，翘起小手指，勾了勾鬓角的头发。她的心象朝着温暖的阳光开放的花瓣那样，向他展现出美好的启示。

“我明白你的意思。”她说，“因为你在这玫瑰身上花费了时间，这才使它变得如此名贵。”

“过奖了，”他很开心，“你一定想得到，知识分子的头脑是一个幻想的王国。当你向我告别的时候，我将赠你一个秘密作为礼物。”

“一个秘密？”

彦清不知为什么忆起了往事。

白玫满含兴趣地望着他，终于忍耐不住，好奇地问：“你为什么要把话说得象谜语那样隐晦呢？我想象中的天文台应该是到处闪着光亮的地方。”

在他含有笑意的脸庞上，白玫似乎觉察出一丝忧郁的神情。一丝涓涓的、纯真的怜悯的柔情，悄悄地滋润着她的心。

“哎，你……请坐。”他茫然若失地说。

“坐？”白玫轻轻地笑起来，歪着头问他，“坐哪呀？”

他发窘了。这十几平方的单身宿舍，只有一把椅子，一张写字台。让文静温雅的女记者坐床上吗？床上凌乱，不整洁，也不雅观。可白玫并不介意，轻轻地一拍床沿就坐了上去。

他看了白玫一眼，不好意思地说：“一个人懒散惯了……”

“为什么不把嫂子调来呢？”她打断他的话，注意观察着彦清的表情。“孤独有时是高尚的，可是人最怕孤独。嫂子可好？”

他点点头，含蓄地一笑。

“哦，有机会一定听你谈谈你们的罗曼史。”

彦清坐在椅子上，点着一支烟。

“不过，我倒想问一句，你一个人在这里一定很冷清吧？”她低声问。那双深沉而又含蓄的秀眼与弯细入鬓的黛眉相映衬，闪现出清明、沉静、灵慧的光泽。她定定地望着他。

“搞学术研究本来就是一种淡泊的事业，只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饥渴，不得不这样做。”两道宽黑的眉毛下边，显出坚毅和刚强来。

她的采访就这样有问有答地逐步深入下去。

彦清说他喜欢“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古训，因此也就特别欣赏这里的宁静，尤其是夜里，凝望着窗外浩瀚、晶蓝的星空，那既空寂又给人慰藉的宁静。可以说，从他的生活稳定下来的那天起，他几乎把所有的时光和精力都投在了太空里，如同

老僧入定，沉浸、迷失在那种怡然自得的寂静中了。

白玫倾听着，记录着，沉思着，终于富有感情地笑了。她合上采访本，说：“到深山密林隐居，是精明的名人共有的个性。雪莱喜欢独自一人躲到荒岛或松林中作诗；而列夫·托尔斯泰为躲避频繁的来访者，则经常到波良纳附近的树林中写作；卢梭为了躲开‘不速之客’的干扰，长期过着隐居生活……由此可见，一切伟大的事情都发生在远离荣耀和闹市的地方；新价值的创造者们也总是居住在远离荣耀和闹市的地方。”

看来，她既有记者的活泼机智，又具有知识妇女的温文尔雅的性格。她说这些话时那双明亮的秀眼把对方的注意力紧紧地吸引住了。

听着她清亮而缓慢的声音，彦清体验到一种温暖、豁达的心境，想到萦绕在人间的情感和良知……一股隐隐约约的甜蜜使他的脸色变得柔和起来。

“我给您倒杯牛奶吧？”他说，“这比喝水好。”

白玫心中一亮，一种新鲜感徐徐涌入内心深处。

“你真有意思，”她说，“忙什么呢？我又不渴。”

“在你走了很远的路到这来之前，我就想你一定很渴了。只是忙于回答你的问题……恕我失礼……”

“那好。不过，我没有喝牛奶的习惯；却又有点跟你一样：喜欢清淡——让我喝杯白开水吧！”

在白玫的想象中，彦清必是一个很严厉的人，看他那温温和和、随随便便的老实样，她心中的疑虑打消了。她捉摸起彦清的为人，想着他的眼神和谈吐给她带来的快慰和激动，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又袭上心头……她犹豫着，打量着，回想着，记忆的底片象杯中的沉淀物，一时模糊不清。

彦清的眼睛一亮，笑笑。

白玫接过杯，小口小口地喝起来。水，是那样的甜。正象人

体需要水一样，人的心多么需要有希望。透过长长的睫毛，她注视着他的脸，似笑非笑地说：

“愿你的生活中，有一个挚诚的声音……”

听了这句话，彦清怔住了，闻到一股勾起他回忆的芳馨气味。从外表看，白玫好象没有反映，白净的瓜子脸凝注着沉静、温和、慈爱的神情，只是那双清秀的眼睛，使彦清的心里禁不住涌起一种格外亲切又格外悲哀的感觉。他被她的面影吸引住了，这文静美雅的面影是他极为熟悉、极为亲切的啊！他立即想起了十几年前那个身穿奶白色的卡小领制服的中文系女大学生，差点就要惊讶地叫出声来：

“游玫，你难道就是游玫！”

那黛色的柳眉，那苗条的身段，那明眸秀眼，活脱脱就是十几年前和他有气谊相投之交、分忧共患之情的游玫啊！

游玫，我们是怎样分离的？怎样分离的？或许，岁月的风雨已经把往事的辛酸冲洗得十分淡薄了，可在他心里留下的却是无法忘却的记忆，刻骨铭心的记忆！然而，世界上的事情，就因为阴差阳错而有时让人啼笑皆非。

他摇摇头，笑笑，又摇摇头。

“啊，是你吗？彦大哥，好久不见了！”

一个机灵而活泼的声音，是个女人，一个年轻的女性，不，应该说是个女孩子。

在迎着花园门前的一座石台上，坐着一个作画的姑娘。她听到白玫和彦清说话的声音，朝这边望了望，便急切地呼喊起来。

彦清舒眉展眼，嘴角露出笑容：

“是啊，好久不见了。”

白玫望着那姑娘。她究竟是彦清的什么人呢？如果是妹妹的话，年龄相差似乎大了些。

长相似乎有点象，但又似乎不象。

“咚咚！”有人敲门。未等彦清答腔，来人已经推门进屋了，随即带进来一阵风。

她穿了一件白色牛仔褲，上边是血红的T恤柔姿衫，配上那顶宽边太阳帽，显得风姿绰约。

她虽然够不上美人，但体态好，感觉灵敏，言谈举止中有高雅的风情。从容不迫，神态自如，很时髦，富有浪漫气息。

白玫不解地望着彦清的脸。彦清淡然一笑：

“她叫王虹，是艺术学院美术系四年级学生。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嘛，不同于他们的前辈，思维敏捷，头脑灵活，善于和各种人打交道，不迷信也不盲从，是一群可爱的天使。”

“这倒看不出，真正的新派人物。”白玫含着微笑说。她想

尽可能地通过这位女大学生来探视一下彦清的生活。

王虹乌亮的眼珠闪动着，流露出好奇的光芒。

“王虹，你也许不认识，这是市日报记者白玫。”

“噢！”王虹兴奋得两眼灼灼放光，“我明白了，专司记录的天使。”王虹把画具往桌上一放，屁股一欠就坐上床，挺潇洒的。“白大姐，我可是万万想不到会认识你。不过，山不转人转，以后会常打交道的。”

白玫笑靥微露，重新打量一下王虹。她中等身材，圆脸上有淡妆，眉毛和眼圈画成淡淡的黛色，眼睛水灵灵的，象闪光的黑玉，愉快的脸庞溢出青春的光彩，给人一种非常快活的印象。嘴似乎太大，但大得可爱。由于嘴唇线条的鲜明的和牙齿的洁白，使得她一张嘴一笑，就显示出一种粗野的、清新的、纯真的美。

在彦清的心目中，王虹象一朵花或一件装饰品。对照王虹，他觉得白玫有少妇那种成熟的美，一见面就仿佛会爱上她。

记得几年前的一个傍晚，彦清去市政府回来，天快黑了，雨愈下愈急。雨落湖面，沸沸扬扬，象开了锅似的。他走近晚眺亭的时候，发现一个绿衣少女的身影，她站在那些发光的赤杨树之间，好象在等谁似的。

看身影象是王虹。但是当他加快了脚步，朝她走去的时候，她却徐徐地转过身，隐入黑暗的岔道中去了。

他不解这是怎么回事；而且他也不能断定那究竟是不是王虹。几年过去了，当年那个欢欢喜喜的女孩子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羞羞答答，而逐渐显示出一种落落大方的辣女子风度了。

“喂，彦大哥，‘偶然’，是不是只发生一次的意思？”

“嗯？”彦清有些茫然。

白玫低声笑了。

王虹开心地笑道：

“比如说，碰上了奇妙的事，只有一次，便可称之为偶然。

但是同样的事一天要碰上几次也可简单地称之为偶然吗？我确实感到不解。”

“嗯——”他是偶然地碰见白玫，然而其后发生的事他却并不认为是偶然。他喝了口牛奶，取出一支烟来叼在嘴上，打着了古色古香的汽油打火机。一缕淡蓝色的烟雾飘然而去。白玫茫然地望着，心中有一股温情。

“生活这东西是复杂的，不随着生活的旋律而飞转，就会成为一个无法适应现实的人。在你画的那些画面里，已经流露出这样的情绪，使人难以理解你的心理，照此下去，你将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彦清用一种知事明理的亲切的语调说着，一双深沉的眼睛有一种说不清的诱人魅力，似乎混合着温柔、谦恭、热烈、坚强和自信等不同性格。

白玫注视着他。良久；接着她拢了拢头发，白净的脸上焕发出欢悦的神色。

“白大姐。”王虹用姐妹般的眼光望着白玫，“你既然来了，就别忙着走。他刚从南京开研讨会回来，您正好可以跟他好好聊聊！”

王虹直言相告。她的语气缺乏女性的温柔，但却有着一种透明度。白玫很喜欢她的这一点。

在彦清看来，王虹美得大方，白玫美得清秀，真象是一对姐妹。

相象之处，并非脸型，也并非体态，而是有一种更微妙的共同气质。

是漫不经心？还是装束不同于他人？总之，白玫身上有一种不同于一般人的特殊气质。

在袅袅烟雾中，他眯起眼睛，好象在考虑什么，又好象在隐藏内心的幸福，迫不及待地要让别人去猜。